

ORIENTAL STUDIES TRIPOS Part I

Chinese Studies

Friday 6 June 2008

13.30 – 16.30

C.3 MODERN CHINESE TEXTS, 1

*Candidates should answer **ALL** questions.
Translate the following passages into **English**.
All questions are of **equal** value.*

*Copies of the **Xiandai Hanyu Cidian** will be provided.*

*Write your number **not** your name on the cover sheet of **each** Section booklet.*

STATIONERY REQUIREMENTS

*20 Page Answer Book x 1
Rough Work Pad*

SPECIAL REQUIREMENTS

*Copies of the **Xiandai Hanyu Cidian** will be provided.*

You may not start to read the questions printed on the subsequent pages of this question paper until instructed that you may do so by the Invigilator.
--

這時候，端麗才能定下心繼續梳頭。她的頭髮很厚，很黑，曾經很長很長，經過冷燙，就像黑色的天鵝絨。披在肩上也好，盤在腦後也好，都顯得漂亮而華貴。她在這上頭花時間是在所不惜的。可是紅衛兵來抄家時勒令她在十二小時內把頭髮剪掉。她剪了，居然毫不感到心疼。當生命財產都受到威脅時，誰還有閒心為幾根頭髮嘆息呢？她只求太平，只求一切儘快儘好地過去。只是從此，她再不願在鏡子前逗留，她不願看見自己的模樣。匆匆地梳好頭，匆匆地刷牙、洗臉……她幹什麼都是急急忙忙，敷衍敷衍。過去，她生活就像在吃一只奶油話梅，含在嘴裡，輕輕地咬一點兒，再含上半天，細細地品味，每一分鐘，都有很多的味道，很多的愉快。而如今，生活就像她正吃著的這碗冷泡飯，她大口大口嚥下去，不去體味，只求肚子不餓，只求把這一頓趕緊打發過去，把這一天，這一月，這一年，甚至這一輩子都儘快地打發過去。好些年，她不能細想，細想起來，她會哭。

「媽媽，我到樓下後門口站一會兒好嗎？」咪咪請示。

「好孩子，在家裡。媽媽煮好蛋，幫媽媽剝蛋殼。」端麗央求咪咪。她怕咪咪和鄰居孩子接觸。一旦有了糾紛，吃虧的總是咪咪，碰到不講理的大人，就更糟了。

咪咪沒有堅持，有些憂愁地嘆了一口氣，不知怎麼，這孩子會嘆氣。她走開了，趴在窗口往下看。

UNSEEN

2

方玄绰近来爱说“差不多”这一句话，几乎成了“口头禅”似的；而且不但说，的确也盘据在他脑里了。他最初说的是“都一样”，后来大约觉得欠稳当了，便改为“差不多”，一直使用到现在。

他自从发见了这一句平凡的警句以后，虽然引起了不少的新感慨，同时却也得到许多新慰安。譬如看见老辈威压青年，在先是要愤愤的，但现在却就转念道，将来这少年有了儿孙时，大抵也要摆这架子的罢，便再没有什么不平了。又如看见兵士打车夫，在先也要愤愤的，但现在也就转念道，倘使这车夫当了兵，这兵拉了车，大抵也就这么打，便再也不放在心上。他这样想着的时候，有时也疑心是因为自己没有和恶社会奋斗的勇气，所以瞒心昧己的故意造出来的一条逃路，很近于“无是非之心”⁽²⁾，远不如改正了好。然而这意见，总反而在他脑里生长起来。

他将这“差不多说”最初公表的时候是在北京首善学校的讲堂上，其时大概是提起关于历史上的事情来，于是说到“古今人不相远”，说到各色人等的“性相近”⁽³⁾，终于牵扯到学生和官僚身上，大发其议论道：

“现在社会上时髦的都通行骂官僚，而学生骂得尤利害。然而官僚并不是天生的特别种族，就是平民变就的。现在学生出身的官僚就不少，和老官僚有什么两样呢？‘易地则皆然’⁽⁴⁾，思想言论举动丰采都没有什么大区别……便是学生团体新办的许多事业，不是也已经难免出弊病，大半烟消火灭了么？差不多的。但中国将来之可虑就在此……”

UNSEEN

3

我自己開的這家花橋榮記可沒有那些風光了。我是做夢也沒想到，跑到臺北又開起飯館來。我先生並不是生意人，他在大陸上是行伍出身的，我還做過幾年營長太太呢。那曉得蘇北那一仗，把我先生打得下落不明，慌慌張張我們眷屬便撤到了臺灣。頭幾年，我還四處打聽，後來夜裏常常夢見我先生，總是一身血淋淋的，我就知道，他已經先走了。我一個女人家，流落在臺北，總得有點打算，七拼八湊，終究在長春路底開起了這家小食店來。老板娘一當，便當了十來年，長春路這一帶的住戶，我閉起眼睛都叫得出他們的名字來了。

來我們店裏吃飯的，多半是些寅吃卯糧的小公務員——市政府的職員嘍、學校裏的教書先生嘍、區公所的事務員嘍——個個的荷包都是乾癟癟的，點來點去，不過是些家常菜，想多掙他們幾滴油水，竟比老牛推磨還要吃力。不過這些年來，也全靠這批窮顧客的幫襯，才把這月店面撐了起來。

顧客裏，許多卻是我們廣西同鄉，爲着要吃點家鄉味，才常年來我們這裏光顧，尤其是在我們店裏包飯的，都是清一色的廣西佬。大家聊起來，總難免攀得上三五門子親戚。這批老光桿子，在我這裏包飯，有的一包三年五載，有的竟至七年八年，吃到最後一口飯爲止。像那個李老頭，從前在柳州做大木材生意，人都叫他「李半城」，說是城裏的房子，他佔了一半。兒子在臺中開雜貨舖，把老頭子一個人捧在臺北，半年匯一張支票來。他在我們店裏包了八年飯，砸破了我兩打飯碗，因爲他的手扯雞爪瘋，捧起碗來便打顫。

BAI XIANYONG, "Huaqiao rongji," *Taipei ren* (Taipei: Erya, 1991), pp. 164-165.

END OF PAPER